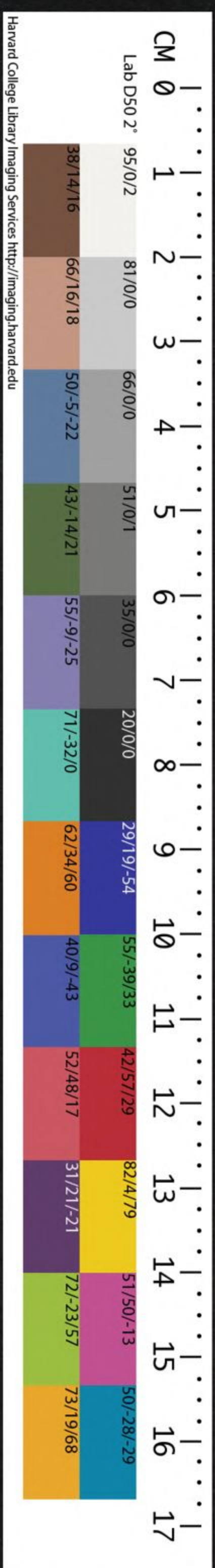


49

T 2512/492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鼎鑿華太史彙纂玉堂鑑綱卷之六十六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南宋紀 附金元

寧宗皇帝下

綱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遼天禧三十四年亡。○夏天慶八年。春三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滅。焚燒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綱秋七月何澹罷。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罪之。

鑑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無知興州。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鑑八月。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有小官不四年。至政府。松譖侂胄尤甚。自_知錢塘縣。不二年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密。

松壽與大諫同名

鑑壬戌二年

金泰和二年。夏。天慶九年。

春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僞

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已。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師。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爲已甚。侂胄然之。

遂復汝愚官。而僞黨之禁。寢弛。貶斥者。漸還故職。仍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周必大復少傅。留正復少保。

綱冬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爲皇后。時后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怨侂胄。

綱加韓侂胄太師。侂胄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父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亦得預聞國政。群小滿朝。勢焰熏灼。

綱癸亥三年

金泰和三年。夏。天慶十年。

夏五月。以陳自強爲右丞相。時侂胄

專權。凡所欲爲。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撻拂者。言

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充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自強每稱。侂胄為恩主。為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究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為多。

鑑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尋又置澈浦水軍。

鑑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夏天慶十二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有勸侂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

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卒。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陳桎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順天應人。委任得宜。而後舉。猶慮無

以濟事。况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姦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于辛棄疾。附和于鄭挺、鄧友龍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蘇師旦為腹心。以岳飛則追封以秦檜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而用師之意益銳。故華岳諫啓。釁則遠竄。丘密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為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卻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蹙國之策。未幾玉津之誅。且函首畀于金矣。夫侂胄之稔惡。既深而受禍亦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綱夏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飛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之。

綱冬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朔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

鑑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天慶十三年。春三月。師入鞏州。今鞏昌府。來遠鎮。

今鞏昌府

寧遠縣

府唐縣

金得謀者言宋屯兵鄂岳將謀北伐金主

命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舊約撤新兵毋縱入境

府 鑑夏四月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無知襄陽

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不暇恐不敢畔盟完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

其體不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

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

備以其言白于金主遂罷宣撫司

意爾國屢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之公移朕

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决

綱以丘密為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

丘密諫北伐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冑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覺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冑不悅

綱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元年○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元年春三月以程松

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後曦叛松自興元逃歸

鑑以陳伸為京湖宣撫使伸遂致仕以上書諫比伐故也

鑑夏四月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

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鑑追貶秦檜贈謚論秦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謚謬厲

鑑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蜀王

綱郭倪遣兵復泗州及新息今汝寧府褒信今省入息縣穎上虹縣二縣俱屬鳳陽

府韓侂冑聞之乃議降詔伐金

鑑五月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其詔畧曰天道好還蓋

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

盟膠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訂義叔魚生其母曰虎目豕喙為迹

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凶暴也鰲

慢洎行李行囊也人遠行有之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

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

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臣為人子當念祖宗之憤翰林學士李壁

宋以伐金詔四方

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冑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壁云。

呂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侂冑在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啓兵端。三邊瘡痍。生靈塗炭。肉雖擢髮。不足數其罪矣。

丁奉曰。文學之士。鮮不為權勢所溺者。李壁乃熹之子。與弟直皆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壁與侂冑皆諫。侂冑輕兵之失。及其決意用兵。命葉適草詔。不從。壁獨當筆。豈非權勢所溺耶。

鑑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賜名貴和。柄。孝宗孫。魏惠憲王愷之

子均之。父希瞿。

鑑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郭倪使郭倬、李汝翼、田俊邁會

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皇甫斌敗績于唐州。秦世輔之師潰

于城固縣。屬漢中府。李爽敗績于壽州。

綱六月。鄧友龍免。以侂冑為兩淮宣撫使。韓侂冑以師出無功。免

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

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

于鎮江。

綱秋七月。蘇師旦有罪。詔州安置。韓侂冑聞師屢敗。始覺為蘇師

旦所誤。一日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

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

下。侂冑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詔州安置。

鑑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遂圍楚州。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

州。以援兩淮。以侂冑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

日急。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

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李熹父子比
三蘇

鑑金僕散揆渡淮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

潛師渡之入安豐軍今鳳陽府壽州遂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

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綱十二月金人入西和州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

是金人無復顧慮

綱金紇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

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

没于金

鑑金人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

鑑金立吳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幙屬諭意言東南失守

車駕幸四明今寧波府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

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

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

呂中曰恢復大計也當以人才為先今吳曦特膏梁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又皆嵬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剋剝士卒苞苴饋賂圖為進身之梯媒甚者外依仇虜以俟中國之動靜朝廷顧以推轂制閫之事悉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而統蜀漢之逆曦又以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敗已不可勝計矣

綱丘宗遣使如金師議和初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

孫元靚遣之渡淮丘宗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

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宗

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宗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元靚回

得金行省文字宗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諭

宗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宗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

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

綱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

畢再遇藁人
香豆羊鼓何
如

畢再遇縛羊
擊鼓

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鑑元太祖稱帝于幹難河。

姓奇渥温氏。名鐵木真。蒙古部人。世為蒙古部長。鐵木真功德日盛。諸部皆慕。

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即位于幹難河之源。

建九旂白旗。群臣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

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鐵木真深沉

有大畧。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鑑丁卯二年。

金泰和七年。夏應天二年。元太祖二年。

春正月。仁宗罷詔張巖督視

江淮軍馬。金僕散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慮。宗上疏乞移書金帥。以

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訂義

繫係累也。銜銜壁也。銜壁者以其手結縛於後。不能執壁。故銜之。侂胄大怒。罷密奉祠。

鑑吳曦稱蜀王于興州。改元下黃榜于四路。

成都潼川利州夔州

召隨軍轉

運使安丙為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權求安軍。

今保寧府楊震仲以不受偽命。飲藥而死。利州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偽命。自髡

其髮。史次秦不受偽命。自瞽其目。四川總領劉崇之不受偽命。曦

怒。命徐景望為四川都轉運。入利州。逐崇之。崇之遂趨成都。與安

撫楊輔。議舉兵誅曦。詔以輔為四川制置使。曦移輔知遂寧府。輔

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二月以知建康府葉適為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無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

檄旁午訂義

邊有警輒露檄曰羽檄者以鳥羽插於檄以示疾速若飛也一縱一橫曰旁午又分布也言羽檄之多也

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

葉適治事如平時防守皆盡其法度

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先是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賊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巨源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王李

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此事

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乃與巨源及劉崇之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王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好義以昧旦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于楊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逃李貴即前執之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曦僭位凡四十一日先是韓侂胄密以帛書謂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以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

張時泰曰安丙不顧矯制之嫌以成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權者歟

綱三月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綱夏四月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木虎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鑑**治程松棄蜀罪澧州安置誅受偽命人徐景望以其逐劉崇之故也召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

鑑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叅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

綱秋七月大旱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鑑九月貶國信所叅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初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及俘歸弊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

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倫之孫也。

鑑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亦使皇子榮王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

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后請命其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次山出語彌遠。彌遠以錢象祖嘗諫用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以告李璧。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又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令下出國門。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震呵止之。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復命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以誅侂胄事上聞。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顏械草制。以爲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亘亘。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

韓侂胄當之不辭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大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僭紊極矣

鑑陳自強有罪免時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求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安置鄧友龍郭倪郭僕于嶺南貶李璧張巖許及之兼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

鑑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憐尋更名詢

綱十二月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壽七十八而卒

林大中不許交韓侂胄

綱戊辰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夏應天三年○元太祖三年

春正月王柙還自汴柙

持金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柙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柙至金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丘濬曰宋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讐耻復土疆為言切切然以時君不從其言為恨侂胄此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也彼有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函首虜庭何哉譬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有一狂僕不量力欲為之復讐謀疎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仇家使甘心焉可乎

鑑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忠定未幾贈太師沂國公後追封福王

鑑秋七月召知建康府丘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密儀狀魁

丘密魁傑英悟

樓鑰持論堅

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

正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

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

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遂斥外。及入樞

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

多裨贊之功為
婁機不市恩
避怨

柯維騏曰：識闇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胄謀開邊，立宗婁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類，陳諫臣亦皆弗避。侂胄之怨，茲豈為身謀而罔恤國事者哉？任希夷均大臣也，方二奸執柄之日，惟務拱默自全，得無負疇昔朱夫子之教耶。

事 鑑 已巳二年金永濟大安元年○夏應天四年○元太祖四年春正月詔內外條陳節用

綱 夏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彌遠以母憂歸，治喪。太子請賜

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

鑑 冬十二月，賜煥章閣侍制朱熹謚曰文從考功郎官。劉彌正之

議也。

鑑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元太祖五年夏五月，贈朱熹中大夫、寶謨

閣直學士，又贈處士蔡元定。廸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

擯斥於生前，而或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

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

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贈，尚知享哉。

綱 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

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米取。至是以老罷。

鑑 趙師曩罷時，有武學生犯事，師曩撻之，遂出國門。諸生訴罷之。

鑑 辛未四年金大安三年○夏神宗遵項光定元年○元太祖六年夏四月，國子司業劉燭

蔡元定學問
有源

婁機稱獎人
才

劉焞奏刊朱熹四書于太學

奏乞開偽學禁刊朱熹四書于太學

綱六月遣余嶠如金賀生辰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飭邊備

鑑元侵金金使粘合合乞和元主不許秋八月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禦元于灰河在大同府朔州南紇石烈胡沙虎遁還金師敗績元

遂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復遣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

過平灤南至清滄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元閏九月金完顏胡沙帥師南還元追之金師潰于會河堡元入居庸關而去

金免獨吉千家奴官貶完顏胡沙為咸平路今河間府兵馬總管灰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衆謂二帥必誅及千家奴止除名而胡

沙降官由是將士不用命矣
鑑壬申五年金崇寧元年○夏光定二年○元太祖七年春正月賜李孝義謚忠壯以

誅吳曦功也
綱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權直學士院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籍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驚及於宗廟者魯之

展氏大臣耳已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

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

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

綱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夏光定三年○元太祖八年春三月故遼人

耶律留哥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

先王遇變以德政

鑑夏五月。金主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爲右副元帥。秋八月。胡沙虎弒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先是胡沙虎矯詔誅反者。殺福海等。遂入宮。以兵逼金主出宮。乘素車至衛邸。錮守之。尚宮左夫人鄭氏爲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后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賢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已而訪于丞相徒單鎰。遣使迎昇王珣于彰德。九月。至燕即位。立其子守忠爲太子。乃遣宦者李忠中弒金主于邸。追廢爲東海郡侯。後追復衛王謚曰紹。

鑑冬十月。元大敗金將木虎高琪于懷來。進圍燕。高琪還殺胡沙

虎。金主以高琪爲左副元帥。十二月。元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鑑甲戌七年

金貞祐二年。夏光定四年。元太祖九年。

春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

于元許歸以公主。金銀繒帛各萬兩匹。元主許之。三月。元使乙里只札八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是爲公主。皇后元主旣成婚。乃出居庸北。還金主使承暉送之。至麻池而返。遂以元允和大赦國內。元勢日彊大。然止居故地壤。

鑑夏五月。金主珣徙都汴。元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歎。我之計耳。復圍南侵。

綱秋七月。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金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之

獵師志在得鹿

亟圖自立之策

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為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夫用忠賢脩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耻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縉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彊敵更生則施之彊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彊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消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輿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

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王宗沐曰撤桑之戒有敵國外患者之所當知也越榷於會稽以子女行成侯吳之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吳之役備鄭待於境上犧牲玉帛待楚之斃於奔命也而後敵之國完全金方交難蒙古不暇南侵而宋之兵力在淮楚者尚足自完使此時有子產范蠡為之臣寧不僑焉思奮以為萬全必勝之圖乎君庸臣聞苟且歲月真德秀此疏如喚夢人而使之醒此范蠡子產之智也方且視為泛常束手苟安以待自斃德秀亦卒老死邈州國無人焉其誰與理哉

鑑八月劉燭除試刑部侍郎無職依舊賜朱衣金帶辭不允冬十月奏乞絕金虜歲幣

鑑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元太祖十年春正月詔舉將材

鑑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于霸州屬順天府大潰夏五月中

都留守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

鑑冬十月劉燭除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

此疏如喚夢使醒此范蠡子產之智

左諭德辭不允

鑑元攻金潼關不克遂自高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金主遣使求和元主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不肯遣人謂金主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為王故議不成

真德秀論邊事

鑑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論邊事時金兩河已為元所殘毀山東遼東又為群盜所據國勢既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德秀上奏曰臣謹按國史女直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己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關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韃靼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直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為隣亦必祖述女直已行之故智蓋女直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

地以觀吾之所處乎受之則享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為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直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觀吾之所啓乎從之則要素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于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疆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為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豈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患哉

真德秀奏五事

綱十一月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讐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且重於絕虜者畏召禍而啓釁也然能不召禍於亡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紹興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

二曰比鄰之道不可輕言。韃靼及山東之盜苟得志而鄰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逆杜窺窬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願陛下勵自彊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縉紳士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邇日尤甚。其可恃。識諱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哉。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公論國之元氣

德秀老成謀國

張時泰曰德秀之論五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于時寧宗遂當揚然于中昭示其書于中外與群臣朝夕策勵固我國本無先敵人俟敵有釁然後起而圖之可也

鑑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光定七年。○元太祖皇帝十二年。春二月。陳伯震還自金。

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饑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欲以為用兵之端。

鑑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畫完顏賽不。分道南侵。詔江湖制置使

李珣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賽不破。宋

兵于信陽。州名屬汝寧府。隴山。遂渡淮。犯光州。屬汝寧府。中渡鎮。未詳。執權場官

盛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在襄陽府北漢江上。圍棗陽。縣名。今為縣。屬襄陽府。光化軍。

至光山縣。屬光州。之安昌砦。為廬州鈐轄王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

宋金之好絕。

鑑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畧曰。朕勵精更化。一意

息民大戎跨我中原天厭久矣狐兔失其故穴人競逐之豈不知機會可乘讐耻未復念甫伸於信誓實重起於丘端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尚其聽命朕不食言

鑑秋七月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圍泗州及靈壁東海碓山縣

綱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先至山陽黃緣沈鐸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群豪以鐸為武鋒副將與高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伐金先遂以全五千人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

綱冬十二月李全及其兄福襲金青莒州取之

鑑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元太祖十二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

總管

鑑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使李珣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

綱二月金人圍棗陽孟宗政擊敗之宗政權棗陽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脩治城堞簡閱軍士至是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絢鈴自警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綱金人焚大散關入阜郊堡王師死者五萬人三月王逸帥官軍及忠義人十萬復之追斬金統軍阿隣進攻秦州至赤谷口沔州

都統劉昌祖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遂大潰

鑑夏四月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又入成階州及河池縣復侵

大散關興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

鑑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詔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陳慳曰去歲下詔伐金則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禦與和矣而今詔以禦戎平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欲平戎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之既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戎則有李綱宗澤岳飛之策矣取而行之可也何必議乎若欲議和則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亦無容於議寧宗舉三策以並議平居之間其無筭可知也傳曰多筭勝少筭不勝而况於無筭乎以無筭而取勝難矣

鑑五月金中都經略副使賈瑀殺苗道潤道潤將張柔討之至紫

荆關遇蒙古與戰被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

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為他人屈

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為變質其二親于燕

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猖獗失足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為

二親屈遂降後柔為元侵金河北郡縣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

張柔為二親屈
張柔威名震河朔

河朔

綱秋八月元木華黎圍太原環之數匝金元帥烏古論德升力拒

之城西北隅壞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

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

縊而死行省叅政李革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或謂革宜上馬突

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遂自殺節

度使完顏訛出虎守汾州元帥右監軍納合浦刺都守潞州城破

皆力戰而死

綱十二月金主欲乘勝來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為詳問使

至淮中流不納迺去由是和好遂絕金主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

帥輔其太子守緒南侵

綱已卯十二年

金興定三年○夏光定九年○元太祖十四年

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

鳳州入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政既死金人乘勝攻武休關遂入

興元府沔州都統張威使石宣邀擊之于大安軍大破之殲其精

兵三千人俘其將巴士魯安金人乃遁去

吳政忘身殉國

周德恭曰宋之守將一聞虜至莫不望風逃奔惟恐或後獨吳政以忠貞自守前既大敗金人此復力拒金人勢不能支卒死於難其正大之氣屹然如山而不可撼矣若政之忘身殉國者幾何人哉

鑑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便扈再興等率師攻唐鄧以救之先

是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

趙方抗疏主戰

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時金

人圍棗陽斬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

之圍自解乃命再興及許國等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

州復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復拒之于城下金人

來自圖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

却金人逐之宗政與陳祥為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

而去

鑑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

開濟為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已賜謚而周惇頤程顥

程頤張載尚未贈謚乃上言四人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

朝廷從之

鑑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煇許之

綱三月金人寇淮西知楚州賈涉使李全救之金進至渦口與金

左都監紇石烈牙吾答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

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全追擊之復敗于曹家莊而還

任希夷篤信力行朱熹稱其開濟四人百代絕學之倡

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金因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請于朝，乞如約受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而阿海實不死也。

須安相公乃定

鑑夏四月，復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張福作亂，四川大震。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會詔丙為宣撫，蜀民心始安。丙因討福

誅之

周德恭曰：安丙素得蜀心，廢置既久，茲因張方等之薦復為宣撫，人心從此而安。盜賊從此而息，若丙可謂不辱君命而能行者矣。

安丙不辱君命
安丙能行已志
功名振于境
外人呼為孟爺
爺

鑑六月，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倉贍之，給田

一時名將循吏

荆屋與居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威名振于境

孟宗政棗陽之勝

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為一時名將循吏云。

二將有岳武穆之風
功名不愧乃父

丁奉曰：棗陽之勝，宗政竭力於內，再興合兵於外，二將之功偉矣。赫然有岳武穆之風，其後再興子世達、宗政子珙，功名俱不愧乃父云。

綱秋九月，金張林以山東諸縣附李全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

趙方遣將伐金

鑑冬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

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皆糧而已。

鑑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夏北定，春正月，扈再興許國攻唐

鄧州，皆不克而還。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

綱夏六月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副都統季先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諸將心以先威望出已上陰結涉所任吏莫凱使譖先欲反涉信之乃以計命先赴樞密院議事於道殺之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裴淵等推石珪爲帥以拒涉

綱秋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峒在濟南府長清縣南以魏博恩德懷衛開相等

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奄至全欣然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幹不谷盛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搶突鬪全幾不免會諸將赴救拔全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全恐所携鎮江軍五百人懷憤乃使拱先將之以歸後實復以諸郡降元綱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燕秦鞏鳳翔委丁煇節

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鑑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

鑑冬十一月元耶律楚材遼東丹王突厥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進庚午元歷時

元主有一天下之志
楚材進庚午歷一
楚材明天文之占

元主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以金天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元主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奇中故每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元主亦燒羊胛古狎反骨以符之然後行

鑑十二月得恭膺天命寶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于金師也

綱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春正月時青入泗州西

城二月金人來救青敗乃還金會兵于蔡州入寇三月陷黃蘄州引還扈再興李全追擊敗之初金人寇蘄知州李誠之自計禦之會黃州失守金人併兵攻蘄城始陷誠之并其妻子官屬皆死之

金兵退再興邀擊于天長敗之及渡淮北去全又大敗之

鑑夏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帝以國本未立命選

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

貴和為皇子以太祖十世孫與苕為秉義郎與苕燕懿王德昭之

後希璪之子也初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

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

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舟抵越

西門過全保長避雨保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鷄黍甚肅須臾以

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苕與苕也日者通上筮者如周太史之職嘗言二

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及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

大奇之遂留與苕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苕秉義郎年十七矣

與苕疑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苕獨儼然

史彌遠奇趙與苕

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歛容彌遠益異之

鑑賜工部尚書劉燾謚曰文簡從太常博士臧恪考功郎中樓觀

之議也

鑑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

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屬池州府告其守史

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

為名言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

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

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胙游九功輩皆拔為大

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堆上致其死力卒為良將故能

藩屏一方使朝廷無比顧之憂諸子亦最顯

趙方忠蓋自守趙方以身殉國

周德恭曰趙方忠蓋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身殉國抗疏主戰務雪仇耻此皆實德之可稱者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

催科中撫字

刑罰中教化

趙方名言

趙方許國以忠

隱然有樽俎折衝之風

趙方忠蓋自守

趙方以身殉國

仁義非他將可及

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室安能言之若是乎此固宋仁義之將而非他將之可及也

陳桎曰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從乎寬則民必便民便則撫字在其中矣刑罰而當其罪則民不敢犯民不敢犯則教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為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寓乎撫字刑罰之中猶寓乎教化也而世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夫催科身任教化而實仗夫刑罰觀於方之言寧不愧乎

鑑九月立貴誠賜名為沂靖惠王柄後

鑑冬十一月四川安撫使安丙卒丙在四川以攻為守成功甚著

朝廷賴之及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為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與之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

綱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夏光定十二年○元太祖皇帝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

應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賈涉遺書史彌遠謂天意隱而難知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彌遠不憚

鑑二月進封皇子祁國公竑音宏為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為邵

崔與之開誠布公

州防禦使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

所引薦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

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置史彌遠於

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今肇慶府新興縣則恩州今肇慶府

縣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

曰皇子若能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

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在杭

川府西湖上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

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

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

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曰

教貴誠為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

大要竟如何

一言斷之口
不凡

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問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曰。媒孽竑之失。釀成其罪也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

綱金完顏訛可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官軍襲之。全兵大敗。橋壞。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

賈涉以為不可

鑑冬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歎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許浩曰。爵祿人之所慕。惟大人為能不以之而動心。其自中人以上以下之人。未有不以其得喪為輕重。而因之以為進退。伸縮焉。是以古之人。君必寶惜之不輕。以與人。而使人常企慕。斯能得其用也。苟輕以與人。而其人尊崇已極。志意已滿。無所向慕。則不可得而用之矣。此用人者所以有養鷹之譬也。斯道也。賈涉知之。史彌遠不知也。故李全每立戰功。輒加以官。至授以節鉞。即許國不能制。而遂叛矣。向使如涉之言。而惜之於初。豈至是哉。

此用人有養鷹之譬

鑑元主滅回回國。即默德那國也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

關在撒馬兒國。碣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千仞。徑路崎嶇。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

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恠之。以問

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

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

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元主即日班師。大掠忻都

而還。

鑑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春正月。嚴賊吏法。

鑑三月。元大帥木華黎卒。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老

溫俱以忠勇事元主。元主號為撥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然

元之四傑

中原之功。木華黎為第一。

綱夏六月。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涉以李全驕暴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全每宴麾下。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亦願隸全。然未能合也。及是全請于壽邁曰。忠義為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閩。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已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綱冬十二月。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副使。無知楚州。初。國為淮西都統。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日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鬻也。遂易國文階。命下聞者。驚愕。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全。全不樂。

鑑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

鑑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夏乾定三年。○元太祖十九年。春正月。錄程頤後。

鑑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庫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肖其像而祠焉。

蜀人肖像而祠

鑑金有男子。服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置重典。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譏訕。不可殺也。唯以君門非哭笑之所。杖而遣之。

鑑秋閏八月。帝崩。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更名昀。音灼。尊皇

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封皇子竑為濟陽郡王。今兗州府曹州。先是帝

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鄭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以一語則清之將

何以復命。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及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宮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爲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給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竑不肯拜。夏震捽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封濟陽郡王。詔遵孝宗故事。宮中

服喪三年。尋進封竑爲濟王。出居湖州。

陳桎曰。寧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群姦。指正爲僞。外挑強隣。流毒海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彌遠擅權。幸帝耄荒。竊弄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胡一桂曰。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寧宗末。楊后彌遠之惡。濟邸之死。理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猶撐柱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諸燮曰。竑爲皇子。已歷四年。宗社人心屬之矣。彌遠乘國大喪。廢竑立昀。若更成長。曾無一人啓齒言之。何也。當時鈞軸如薛極。曾從龍。其心膂也。臺諫如李知孝。梁成大。其鷹犬也。將帥如夏震。趙方。之屬。其爪牙也。天子徒擁虛器而已。則其廢立亦何憚而不爲哉。或以竑之浮躁。不若昀之凝重。廢昏立明。古有之矣。彌遠請於太后而行。未可深罪也。夫所謂廢昏立明。罪惡已著。社稷將傾。如霍光之廢昌邑。是也。竑不聞是惡。彌遠但恐不利於已。媒孽其短。而廢之耳。觀其雪川之變。號泣不從。且首約無犯。太后官家豈浮躁者能之。耶。廢立之請。太后不可曰。先帝所立。豈敢擅變。所遣者。一夜七往返。以危言脅之。然後從焉。斯豈太后之得已哉。吁。彌遠不臣之罪大矣。

柯維騏曰。昔人言世主中人之資。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觀宋之寧宗。不其然耶。當其受禪之初。收召宿儒。一新庶政。嘗讀朱熹

鼎鑿葉太史彙纂五堂鑑綱卷之六十七

南宋紀 附元紀

理宗皇帝

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瓚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
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謚曰烈文仁武聖

明安孝皇帝堊永穆陵○帝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
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
亂反正之才亦未決成敗况中才之主能保
邦沒身幸也然始終崇尚理學亦賢矣哉

鑑乙酉寶慶元年

金正大二年○夏乾定
三年○元太祖二十年

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鑑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討平之初壬與其從兄甫弟

丙以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

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

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千餘人夜入城求

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

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眾

許諾壬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
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在湖州府北漁人
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討壬
壬變姓名走楚州甫內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
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
臨安斬之

鑑史彌遠殺濟王竑于湖州詔追貶為巴陵郡今岳州府公彌遠忌竑
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令客余天錫召醫如湖州視之天錫至諭
旨逼竑縊于州治以疾薨聞起居郎魏了翁金部員外郎洪咨夔
相繼言竑之冤禮部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
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
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

扶持宇宙棟
幹

我朝立國根
本仁義

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為家法最嚴或以為
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
所損匪淺音川之變即湖州府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
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謂秦王
廷美事
邸舍罪卹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
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
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
陛下不及舜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
不皆合理難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
陛下益進德脩學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太平
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
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

人主當以帝
王為師

百德秀言收
人心四事

西帥取當世
第一流

宰相呂夷簡至忘雙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嘗川之獄未聞

有叅聽於槐棘之下者訂義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

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

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

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

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

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饋遺及門為耻受

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為羞今熏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

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

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籍有譏訶之令譏訶

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搔手相戒宜解密網

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

三臣未聞聘

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文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藩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宓僑於言地

鑑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

鑑李全作亂焚楚州淮東制置副使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

使以撫之先是國至鎮全妻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慙而歸國

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賞十損八九

全自青州致書于國國誇于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

不暇矣全故久留青州國不能致乃數厚餽之全集將校曰我不

叅制閩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遂還楚州上謁國端坐納全

拜全怒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因自計曰彼所爭

李全折節為禮

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遣劉慶福潛約盱眙四軍共反盱眙四將不從慶福謀中輟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者耶夢玉懼禍及已復告慶福曰制使欲圖汝兩為自結之計一日國晨視事忽露刃克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中顙流血蔽面而走亂兵悉害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國縊死于途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事含忍以徐晞稷嘗倅楚守海得全歡心乃授晞稷制使至楚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眾乃悅晞稷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

鑑夏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恩州今東昌府恩縣義斌敗之先是全使人報義斌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可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

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讎乃斬全使賁牒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聞全敗引兵往救又為義斌所敗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今淮安府安東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史彌遠令諭范無出位專兵各享安靖之福范復以書力論之彌遠不聽

趙范亦以為言

鑑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綱秋七月彭義斌既克山東復納李全降兵兵勢大振遂圍東平狗真定嚴實以元師來戰義斌兵潰史天澤以銳卒略其後遂擒

我義豈為他

臣義斌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豈為他臣屬邪遂死之於是京東州縣復為實所陷

恢復義昭口
星
義斌保障之功

周德恭曰義斌不過民間之忠義耳前書復京東州縣此書圍東平狗真定則其恢復之義昭如日星爛不可滅迨至兵潰被執不屈而死忠何尚焉義斌南沒京東隨陷則義斌保障之功豈不益可見哉

鑑竄大理評事胡夢昱于象州屬柳州府夢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

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

諷御史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綱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帝以張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

之功贈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早與學佛

者游故議論多偏尋又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鑑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諂事彌遠家

幹者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先辯此遂

九成正色立
朝
中興明道之
功

真德秀屢進
謹言

擢為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

鑑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德秀屢進謹言帝皆虛心開納

史彌遠益嚴憚之於是莫澤等劾德秀所言濟王贈典為舛論綱

常簡節上語遂罷

綱冬十一月以李知孝為右正言知孝附史彌遠而忌真德秀魏

了翁鯁直上疏曰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

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挫之意勝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

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為激怒之辭退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

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立名此則臣之所未解

蓋以陰詆德秀了翁也又言近年諸老凋零後學晚出不見前輩

不聞義理不講綱常識見卑陋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

魏了翁出閔
餞胡夢昱

風披扇為害實深。乞下臣章。風厲內外。各務靖共。以杜禍萌。

綱貶魏了翁官。居之靖州。罷真德秀祠祿。胡夢昱貶時。了翁出閔餞之。李知孝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史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祠。知孝乞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奏了翁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佯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可也。

此舉大快公
論

了翁著九經
要義

真德秀讀書
記

人君為治之
門

可也

綱十二月。給京軍緡錢。以雪寒。給在京諸軍緡錢。有差。出戍之家。倍之。自是慶祥災異。淫雨雪寒。咸給之。

鑑丙戌二年。金正大三。年。夏。主。元。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

齡舒州。今廬州府。舒城縣。通判沈煥官謚。九齡撫州。府名。金谿縣。名。人。父賀以

學行為里人所宗。九齡幼穎悟。端重。稍長。補郡學弟子員。時秦檜

當國。程氏學廢。九齡獨尊其說。吏部員外郎許忻。退居臨川。屬撫州府。

與九齡語。大悅之。盡告以當代文獻。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緡

閱百家。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

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人心震懾。

或請九齡主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

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

學行為里人
所宗
陸九齡獨尊
其說
許忻告以當
代文獻

主義社以備
寇

郡縣倚以為重
是固男子之事

以天下學校
人材為念

張栻期以任
道之重

陸九齡志大
據實

閨門肅若朝
廷

九齡和而不
同

學者號為二
陸

叔晦不予愧

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

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間自佚。

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改全州。未上得

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張栻嘗與

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九齡

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

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

男女各居其職。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

弟焉。與第九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

直秘閣。謚文達。沈煥。慶元今寧波府定海縣名人。從學於九齡。閑居雖病。

猶不廢書。惓惓以善類凋喪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

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不苟自

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于

舒州通判。至是贈直華文閣謚端憲。舒璘。奉化縣名屬寧波府人。煥之友

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栻陸九齡游。及聞朱熹。呂祖謙講學

于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踈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

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

璘不敢多讓。仕終宜州今袁州府分宜縣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綱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

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

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

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

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

兩者無愧可
言學

佳趣美境

天地何窮際

舉止異常兒

宇宙內事乃
已分內事

聖人心同理
同

同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驚湖論辯

六經皆我註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折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今承天府荆門州政行令脩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驚湖地名在廣信府鉛山縣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府名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

慨然以名節自許
忠信篤實為道本
人心與天地一本

學政可為後世法

二言孔孟正傳

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來往論辯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煥燮慶元縣名屬寧波府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責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竦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紫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以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于時

丘濬曰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為大禁蓋指九淵也元吳澄又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為意見而注心於滋味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以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所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其流弊至於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陸學孟氏之學

王守仁曰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易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唱群和勦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朱陸之質似顏曾

朱陸之辨可鏡

李京曰說者謂陸之冥契神會注脚六經疑于尊德性朱之沈潛考究繭絲牛毛疑于道問學余則以為德性吾心之德性也而尊之非有越于心之外問學吾心之問學也而道之亦豈外心別立一機軸哉惟其質有鈍敏故其悟有難易豈陸專尊德性朱專道問學故詆陸為禪者非也姍朱為俗者非也謂朱陸之學若枘鑿不相入而軒輊之者亦非也蓋陸之質近于顏朱之質近于曾顏之聞一知十不遠如愚其造道也易魯之隨事省察孜孜矻矻其造道也難然吾才既竭而博約未嘗廢一貫之傳而聞教即唯此二子所以獨得其宗也知此則朱陸之辨可鏡已晚近訓詁者妄自託于朱而非朱空寂者妄自託于陸而非陸毋怪其為禪為俗之疑也

鑑三月元圍李全于青州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宋以疑元元攻之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城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爾身繫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於是全留青福還楚

鑑夏六月以孔子後萬春襲封衍聖公

綱秋八月衛涇卒謚文節涇以狀元及第歷仕孝光寧三朝凡四十餘年忠言直行終始不渝所著有後樂集

鑑以劉瑄為淮東制置副使無知楚州朝廷聞李全為元所圍稍欲圖之以瑄代徐晞稷

綱冬十一月盱眙忠義夏全作亂逐劉瑄以衆降金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瑄令夏全盛陳兵楚城全黨震恐全妻楊

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婦轉仇為好反與福謀逐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戰死大半將校多死噐甲錢粟悉為賊有瑋步至楊州夏全既逐瑋暮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楊氏圖已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張惠范成進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朝廷聞之大恐瑋未幾死

問宋圖功臣像於昭勳閣何如

鑑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

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鑑丁亥三年金正大四年○夏主現二年亡○元太祖二十三年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

公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治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許浩曰理宗謂朕限不與朱熹同時可謂知乎熹矣然當是時若魏了翁若真德秀亦熹儔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而復竄之於遠使熹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竄亦或且不免况望其用乎雖然鸞書顯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賜也

鑑以姚弼時中為淮東制置副使無知楚州朝廷以弼嘗與李全交驩故命之朝辭帝謂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為朕撫定之

發揮聖賢蘊奧人主學問之要中庸序言之甚詳魏真熹之儔匹

南北皆吾赤子

夏五月李全以青州降于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縊。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

綱六月。楚州忠義李福作亂。逐制置副使姚翀。時楚州自夏全之亂。儲積無餘。綱運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畏眾口。數見翀促之。翀謝以朝廷發降未下。福乘眾怒。與李全妻楊氏謀。召翀飲。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鬚髯。縋城夜走。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閫。就以其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

鑑元主滅夏。以夏主覲歸。諸將爭掠子女財幣。即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

人

綱秋七月。張林等誅李福于楚州。李全之黨以贍軍錢糧不繼。屢有怨言。時張林刑德亦在楚。自謂嘗受朝廷恩。中遭全間貳。今歸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嘗為全所辱。且謂我本賈帥帳前人。與彭義斌舉義不成而歸。與全將國安用閩通謀。以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遂共殺李福及全妻楊氏。以其首獻于楊紹雲。紹雲馳送臨安。傾朝皆喜。

綱八月。詔知盱眙軍彭忞及時青經理淮東。討李全餘黨。忞將張惠等執忞以盱眙降金。金使完顏訛可戍之。

鑑李全自青州復入淮安。殺張林。全得時青報。慟哭。力請于元。以求南還。元不許。全因斷一指以示之。誓南還必叛。元乃授全行省。得專制山東。遂還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年號。楊紹雲

聞其至。遂留揚州不還。國安用殺張林邢德以自贖。全殺郭統制及時青。而併其衆。朝廷置不問。

鑑冬十二月。元人入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逃歸。元

人遂入三關。平靖關在汝寧府信陽州東南。武陽關在德安府應山縣東北。廣峴關在汝寧府羅山縣西南。時金

人盡棄河北山東關陝。唯併力守河南。保潼關。自洛陽三門析津

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二千餘里。立四行省。帥精兵二十萬。以

守禦之。議者乞命謹邊備。以防南侵。帝命樞臣采其計。

鑑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初元主臨死。謂左右曰。金精

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讎。

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

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死。

鑑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死之。時元兵薄城。寅竭知固守。力不

陳寅夫婦守節

陳寅盡忠王

事

為先
貢舉以得士

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
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子姓賓客同死者二十
八人。

周德恭曰。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
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

鑑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

鑑三月。元兵入金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

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元人八千之衆。

士氣皆倍。蓋自有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

名震國中。金以為謀克。初忠孝一軍。皆回紇。乃蠻。羌。渾。及中原被

俘。避罪來歸者。警很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

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

鑑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元太宗元年。秋八月。元主窩濶台嗣位。太祖第三子

有寬弘之量。信任賢臣。耶律楚材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賫糧。時稱治平。約宋共滅金。國勢愈昌焉。

鑑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元。太。宗。二。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綱 二月。以趙范知鎮江府。趙葵知滁州。並節制本州軍馬。范葵皆方之子。時丁母憂。求解官。不許。乃卒。哭俱復視事。

鑑 汀邵。今汀州府。邵武府。屬福建。寇晏頭陀犯建寧府。軍監劉純。崇之子。陳華討

卒之時。晏頭陀嘯聚汀邵境上。殘破寧化清流。二縣屬汀州府。將樂。屬延平府。諸邑陷。南劍犯建寧。純等擊破潭飛滌。在寧化縣南。諭降連城。屬汀州府。

七十二砦。賊潰。頭陀降。誅之。

鑑 夏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死之。邵寇悉平。邵人立廟以

祀之。**訂義**。純。十二世祖。劉翱。京兆人。中山靖王之裔。後唐清泰中。兄弟三人。長曰翱。次曰翔。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末曰翮。仕至將作

監簿。翱居官。廉明。秉心慈惠。或收寇。或決獄。或賑貧。或拯難。活人

無數。事義心仁。行有七德。公所至人皆喜。曰。活我。劉公至也。傳至宋。有孫名頌。收峒寇有功。謚忠簡。孫名純。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齡。謚忠肅。齡子二。長曰子羽。謚忠定。次子翬。謚文靖。朱文公師之。號屏山。學者稱屏山先生。子羽之子。琪。謚忠肅。五忠一賢。世濟其美。迄今。簪纓蟬聯。子孫承。越世稱忠哲世家云。

鑑 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今平涼府涇州。保康。今襄陽府房縣。節度使。京東鎮撫使

全不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軍多亡。應之。全知

東南利舟楫。謀習水戰。米商至。則留其舵工。以一教十。又募南匠

大治舳舻船。自淮口及海相望。時時試舟于射陽湖。在淮安府山陽縣東南。

及海洋。復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習

海道。以覘臨安。又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

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據鹽場。及麥舟過鹽城。

縣名。屬淮安府。知揚州翟朝宗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

城。戍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于朝。曰。遣

范蔡深以李全為慮

兵捕盜遇鹽城縣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未免入城安眾。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制命，遂罷朝宗，命通判趙璪夫攝州事。」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

綱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李全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趙敬夫以元為辭，邀增五千人錢糧。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時史彌遠多在告，諸執政又不以為意。獨鄭清之深憂之，力勸帝討全。帝乃以善湘制置江淮，許便宜從事。然猶有內圖進討，外用調停之說。惟趙范、趙葵兄弟力請進兵討之。

綱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時全引兵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收其子女貨幣，將趨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鞭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取通泰。今二趙已入揚，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勁擣揚州耳。」遂分兵守泰，而悉眾攻揚州。至灣頭，列砦圍三城。制司總所糧援俱絕。范、葵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寨，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賊甚眾。自是全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范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攻之。全分兵諸門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明日范出師大戰，獲全糧數十艘，葵亦戰敗之。

鑑以鄭清之參知政事，不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綱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謝深甫之孫，生而鰲黑，翳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飪，帝即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

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后在室。兄弟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蚊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鑑辛卯四年

金正大四年
元太宗三年

春正月朔。帝行慶壽禮于慈明殿。大赦。

鑑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

在滁州豐城時
御長二百丈

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揚州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躡之。蹂溺甚衆。范陳于西門。賊閉壘不出。葵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間收步卒誘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李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有頃。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吊橋。並出爲三迭陣。以待之。自巳至未。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

賊持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范葵夜議詰朝。

明早也

所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以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

在淮安府

城西蜀岡上

有堡塞。候卒識全槍雙拂爲號。以告范。范喜謂葵曰。此賊

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

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敵突鬪

而前。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

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

軍。寧淮軍蹙之。全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夕晴。浮戰

塵如燥壤。全騎過之。皆陷淖中。不能自拔。制勇軍追及。奮長槍三

十餘。亂刺之。全呼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群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

器甲。并殺其將校。全死。餘黨欲潰。國安用不從。欲還淮安。奉全妻

范葵進取有方

楊氏范葵追擊大破之乃散去范還揚州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捷聞加趙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使葵淮東提刑善湘季子汝祺史彌遠壻也奏請無阻而善湘亦以范葵進取有方慰藉殷勤故能成功

鑑二月以孟珙為京西路分棗陽軍駐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衆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珙又剏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壘河經漸水側水跨五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邊儲豐物珙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鑑夏五月趙范趙葵復帥騎步十萬攻鹽城屢敗賊衆因薄淮安城殺賊萬計遂破五城斬首數千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赴援

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賊始懼王旻趙必勝金子才等與賊戰又大破之楊氏謂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爾遂絕淮而去餘黨降淮安平

綱秋七月元使速不罕來假道且請以兵會之至沔州青野原統制張宣殺之拖雷聞速不罕死曰宋自食言背盟棄好今日之事曲直有歸矣

鑑九月臨安城火延及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秘書省玉牒所惟丞相史彌遠府獨存蓋殿帥馮榘率衛卒力救之也帝素服減膳徹樂宰執降官封一等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脩官李心傳上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院臺諫集議之遂求直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為濟王置後以和異氣帝不

省

鑑冬十月元人破蜀口諸郡四川制置使桂如淵逃歸以李真為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趙彥呐為副使知興元府

陽府 鑑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

陽府

鑑元主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元太弟拖雷

戰于三峯在鈞州西南大敗忠孝蒲阿棄師而逃合達走入鈞州屬開封府

元獲之皆死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死之初城陷陳和尚趨避

隱處殺掠稍定方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元兵士以數

騎夾之詣太弟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

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

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

噴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漣觀勇反乳汁也酌而祝曰好

好男子再生
當令我得

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兵士擒蒲阿擁至官山太弟召見欲

降之往復譬喻萬端終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

耳遂殺之合達蒲阿既敗金之健將銳卒俱盡不復可為矣元人

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

有不降何待 鑑禁監司守臣毋得籍沒民家

丘濬曰按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即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夾幫腦箍超棍等各富貴之家稍有胥吏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州縣往往專殺拘鎖淹滯囚繫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受豪強賂羅織平民囚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二月帝謁太廟時初成也

鑑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爲質于元請和夏四月元將退軍河洛參政赤盞合喜以已守城有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况以罷攻爲可賀耶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當慰不當賀事乃已

綱秋閏九月彗出于角帝避殿減膳撤樂詔中外臣僚指陳缺失無有隱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聞**鑑**冬十二月元使王檝來京湖議同伐金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爲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成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復書略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寧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

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往來通好不勝願幸謹遣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鑑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白華言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效死金主與后妃別大慟而出元人復圍汴

鑑癸巳六年

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

春正月詔抑貪競

鑑金主濟河次于蒲城及元人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

鑑夏四月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

恪荆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初元之制凡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既陷速不臺遣使言于元主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馳見元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元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杖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元主始許之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丘濬曰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其爲罪不容誅矣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魯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鑑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磴山移刺瑗以鄧州降初武仙

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掎角謀迎金主入蜀遂陷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衆皆潰去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磴山縣令李英以城降移刺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爲易衣冠以賓禮見於是降者相繼珙言于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

鑑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于馬磴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磴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砦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於是仙之九

孟珙取武仙
九砦

砦六日而破其七。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詰早奪岵山，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珙曰：進兵不可緩，夜召文彬等授方略。明日攻石穴，是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仙走追及于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降其眾七萬。珙還襄陽。

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

鑑八月，師會元人伐金，取唐州。元將侂蓋使王楸至襄陽，約攻蔡州。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金將烏古論黑漢戰死，城遂降。宋師入城，取食人者盡戮之。師次于息州之南，時降者日衆。息州刺史烏古論忽魯懼，請益兵為備。金主以兀典中婁室帥忠孝軍五百

往，將行。金主諭之曰：北兵所以嘗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

鑑九月，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向得宋一州，隨即付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帛來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河名在淮安府清河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疲弊，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鑑元那顏侂蓋圍金蔡州，日耀兵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冬十

月史嵩之命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元人之約。僭
盜大喜。與珙結為兄弟。酌馬漣飲之。元人既得宋助。益脩攻具。斷
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報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
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未嘗入私室。忠誠昭著。軍
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元人及宋師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
防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木石。金主親
出撫軍。丁寧勉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擒偏裨八
十有七人。得降人言。蔡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
圍。珙與僭盜約。南北軍毋相犯。

綱以史彌遠為太師。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薛極
為樞密使。喬行簡陳賁諠參知政事。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
政。詔彌遠有定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於是授保寧昭信節

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壻五孫。皆加官秩。
越八日而卒。彌遠為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久。權傾內外。初欲
反韓侂胄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
者紛起。遂專任僉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
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

鑑梁成大有罪。奪其秩。給事中莫澤論成大暴狠貪婪。苟賤無耻。
故也。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四方賂遺
列。宜堂廡。嘗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
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
傳耳。

鄭清之以天
下為已任
春秋正王道
之端

鑑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
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

聖德開太平之路

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

綱刑部尚書莫澤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免臺臣交劾澤貪淫伎害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二人皆黨附史彌遠排斥諸賢察成大尤心術嶮巇卒皆貶死天下快之

鑑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無知楊州葵入對帝問以金事葵對曰今國家兵力未贍姑從和議俟根本既壯雪二帝之耻以復中原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趙葵捐身報國儒臣之所難

鑑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讎如何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

國家不可一日忘此舉此舉後方煩聖慮

然矣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匱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綱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日與遂並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道且劾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奪韶祠祿又論趙善湘鄭損陳咳納賂史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損皆落職

鑑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史彌遠四木

鑑師及元人攻金蔡城元那顏倭蓋遣張柔帥精兵三千薄城柔

中流矢如蝟孟珙先鋒救之挾柔以出珙殊死戰進逼柴潭在

寧府城外一名東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

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七人蔡州恃潭為固外即汝河

潭高於河五六丈城樓上伏巨弩人不敢近珙召麾下飲之酒謂

曰此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能射近彼所恃此水耳

決而灌之洄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蓋元人

亦決練江即柴潭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忽斜虎

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

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

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古無不

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繫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

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決矣

鑑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末帝承麟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

于東面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帥從之金主守緒及尚書右丞

完顏忽斜虎死之金主承麟死于兵江海獲金叅知政事張天綱

以歸金亡金十主共百十八年

陳桎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彊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舛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至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綱以陳蔡西北地分屬元元以劉福為河南道總管史嵩之使孟

珙還師襄陽江海還師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

光化楊恢守均州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州

鑑金撚抹元典以息州來歸元人追殺之取其城

綱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涉之為籍田令似道恃寵不檢日縱游

西湖中燈火異常

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

似道才可大用

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

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綱史嵩之露布至詔遣太常簿朱揚祖林柘往省謁八陵尋遣朱

復之詣八陵相度脩奉

鑑夏四月獻金俘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天綱

大丈夫患死不中節

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

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

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

有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

所終

鑑監察御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

誤國留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

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

憂哉皆不報

鑑一月賜黃榦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復欲等謚錄

用其子以其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

綱六月詔復故齊王竑官爵太常少卿徐僑嘗侍講開陳友愛大

義帝悟乃命復其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時竑妻吳氏自

范葵請復三京

請為尼持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

鑑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金子才會師趨汴金故將李伯

范葵欲乘時
撫定中原
鄭清之力主
其說

杜喬諫北伐

英君先治內
而後治外

用民先得其
心以為根本

淵等誅崔立以降。初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范叅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

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金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金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遂梟其首，或剖其心生噉之。

蔣宗誼曰：元遣王檝來議夾攻金，俟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遣孟珙帥兵會元師蔡州，滅金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此宋之失策也。為宋計者當其議夾攻之日，必與之誓曰：我與金必報之仇也。河南鞏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原，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約伐金，返我河南之地，使我得上慰列帝之靈，庶可也。不然深鑒宣和海上的盟，續我宋金數世之好，不撤藩籬，惟固唇齒，彼必德我。俟事定功成，則我之八陵未必無可朝之路。使元聞此，雖豪傑滿前，亦當竦聽。俟其約定，然後遣將，不亦可乎？智不及此，待蔡州已破，殘金已滅，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葵婦人之謀，金子才小兒之技，畔盟開釁，會師于汴，武功不競，國勢日蹙，而淮漢之間無寧歲矣，是可慨也夫。

鑑金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意攻

洛陽潼關何待耶。元人聞宋來爭河南，還師赴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時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子才難之。范葵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等提兵，命徐敏子為監軍。又命楊誼率軍繼之，各給五日糧。秋七月，敏子啓行，張迪以二百人趨洛陽。元人聞迪來，乃伏軍士于城外，驅民出城以誘之。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率衆入城。

鑑八月，朱揚祖還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含淚太息久之。

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非計，故奉祠。

鑑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徐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貶秩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王宗沐曰：終始誤宋，以至於亡者，和也。然揆之以勢，不當和於紹興之日，而不得不和於端平之間。始終蔽宋而不可忘者，難也。然揆之以事，當離於金之末世，而不當離於元之初興。蓋金殘宋之社稷，而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兵於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離而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

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地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葵徐敏子皆襁褓小才為理宗計者量力自守而不失事機以為順天之圖而內脩戰備固襄淮收蜀漢依險圖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祀祀而猥聽浮言怒臂當輒致探虎口挑禍樹敵入洛未幾而南下之師已勞奔命矣奈之何其不底於亡哉

真德秀上大

學衍義

帝王為治為

學之本

真德秀奏三

劄

鑑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正是上天鑒觀四方為民擇主之時若能脩德格天天必命陛下為中原之主不然則天命將歸之他人臣向為先帝陳祈求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詰一篇綱目曰敬德誠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古美婦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可害教不可不戒此祈求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

真德秀陳祈
天求命二事

用兵莫急於
人才

真德秀言進
取二難

諸葛閉關息
民之時

真德秀所至
視民如子

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末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培刻停邊。閩科調。此祈求命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迂濶。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為主。又言今日事勢。猶以和扁和姓秦名越人訂義渤海人號醫和扁名鵠家于盧又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為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為國。元祐中廩廩向治。惟群賢自相矛盾。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確。以前事為戒。帝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帝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

讀封事可見
忠誠

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
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據者十年幾無以自
白於天下今幸居可為之時外而百官奔走效職內而嬖御便嬖
取憐或者必曰今天下太平宜及時為樂也臣觀陛下雖曰勢重
形佚其實巍然孤立居至艱至危之地而不自覺也陛下試思之
獨居深宮之中可託者誰與當事變速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
者誰與詩曰佖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訂義詩大雅板之篇佖大也佖人大德之人也藩籬也
師眾也垣墻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
此六者守邦之要道也又曰天下者祖宗之天
下也今日之彊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
之機而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今秋防正急
鹵莽特甚事關國家日夜痛心若一敗塗地而歸罪於儒生之誤

六者守邦要
道

儒生屏宦不
兩立

國雖身膏鈇鉞死無所益是以及今懇懇言之必望聖慈見之施
行不然臣之言未肯已也又言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用儒受言
與聲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退
帝皆嘉納之

詔真德秀進
講大學衍義

綱冬十月詔真德秀進講大學衍義

理宗留心聖
學

周德恭曰大學衍義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業
誠有國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編自
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臻此哉

鑑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
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鎮北軍

鑑十二月元人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
寧日矣

鑑乙未二年元太宗七年春正月以真德秀知貢舉

用人之道無
逾此

小人而已矣。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抗辭。至十三疏不許。綱元主使其子潤端等分道入寇，闕端將塔海等侵蜀，忒木解及張柔等侵漢口，温不花及察罕等侵江淮。

趙范帥師敗元人于上聞古盍反而還。

鑑冬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號鶴山，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

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訂義嚴武華陽人，幼豪爽，肅宗朝節度劍南，破吐蕃有功。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了翁開

御書鶴山書院四大字

幕府于江州，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鑑元潤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初，稼在沔，豈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吃之不能止，敵圍殺之。

鑑元人圍青野原，曹友聞彬十二世孫救却之。時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示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野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

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鑑丙申三年。元太宗八年春正月。詔勸農桑。

鑑二月。召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乃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鑑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于元。趙范在襄陽。以比軍將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黃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于元。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四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元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

旦灰燼禍至慘也。詔削趙范三官。仍舊職任。

綱夏四月。魏了翁罷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才。煒然有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煒然如了翁者幾人

二人有得於理學

葉公好龍之諭

丘濬曰。史謂理宗崇尚理學。是以得謚為理。然愚觀理宗之崇尚理學。亦好其名。爾非真有其實也。當時之臣如真德秀魏了翁二人者。蓋深有得於理學者也。其始也。制於史彌遠而不能用。及史彌遠既死。用真德秀不久。遽卒。幸而了翁一人猶存。可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即出督。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學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用也。昔人葉公好龍之諭。理宗殆似之歟。

鑑詔悔開邊。時師屢為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其略曰。自江閩之群盜弗靖。暨淮楚之逆。雖為妖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金之震滅。而元人之與隣不利。

西南蓋嘗躡音階成而擾興沔其在辛卯邊已穿金房以瞰襄樊
 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固
 將布矢於國中以志吾過但使留屯於塞上自守我疆忽西陸之
 弗寧駭北騎之深入賴仙源有以議後而蜀道得以安全然唐燄
 之所經視曩歲而尤慘重以唐均之叛將發此京湖之禍機肆荼
 毒於列城至蔓延於他路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
 存音格皆音格恣露骨曰音格相望致援師之暴露及科役之繁苛為之
 騷然有足悶者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乎天心下
 無以定乎民志今方施令行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
 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綱初吳泳承命草詔以監察御史王萬忠伉有大志精於邊防以
 詔意訪之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
 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邊事宜泳用其言草詔上進
 帝從之

綱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無知楊州魏由治兵邊備以飭

鑑秋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討失襄陽之罪也

鑑元人陷棗陽軍德安府初元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

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

加重焉及闊端南侵俾樞從惟中即軍中求儒及醫卜之人樞招

致稍衆至是破棗陽忒没友欲坑士人樞力與辯得脫死者數十

人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

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

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觀程朱性理之書焉

鑑九月召崔與之為右丞相無樞密使辭不至

趙復以儒學
見重於世
趙復為江漢
先生

北方始知經
學

鑑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

在漢中府褒城縣西敗績死之元

闊端遂入蜀次于成都先是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闊端合蕃

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

敵豈容浪戰唯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元人攻武休關遂

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

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

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

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元兵果至萬出逆戰元八

都魯擁萬騎達海帥千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

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為三以擊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

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

道旁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澤深沒足宜

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

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

流二十里西軍素以絛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元兵

益增以鐵騎四百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

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

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

縣砦俱陷沒西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府路所屬瀘合州順

慶府而已

友聞義節表

周德恭曰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王事畧

表

無一毫沮撓之意則義聲充滿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

戈聞義聲充

見也

滿天地

綱冬十月元闊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趙汝彞死之銳等乘

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

皆死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而亡汝鄴被執縶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鑑十二月元忒反侵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來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綱元人侵真州知州丘岳敗之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于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龍敵營焚其廬帳皆引去

鑑綱六十七卷

終

